

● 龚应恬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尚方宝剑



● 龚应恬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尚方宝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尚方宝剑/龚应恬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01.1

ISBN 7-5059-3740-5

I. 尚… II. 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1701 号

书 名	尚方宝剑
作 者	龚应恬 著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珊利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11 千字
印 张	13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740-5/I·2878
定 价	21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清朝年间，扬州国库失窃，一百只箱子里的黄金全都被盗。司职库吏畏罪自缢，近旁随员全部服毒身亡，朝野大惊。龙颜大怒，道：“毛贼胆大，官吏无能，朕的脸面何在？”说着，用力抛下手中那份奏折，怒斥道：“朕不看此类分析和推测，朕要的是破案，朕要的是缉获贼凶，朕要的是将贼凶就地正法，平息议论，告慰天下百姓。”

跪在下面的朝官，一个个浑身都在发抖。

一怒之下，圣上连杀了三名办案的官吏，百官更是恐慌。

京城街头，布告前，人头攒动。看告示的一个小伙子说：“破不了案，这些庸官该杀。”“个奶奶的！”话音未落，一只大手已伸了过来，一把将小伙子后领抓起用力拎过。小伙子回头惊诧地叫了声爹！当爹的一直把小伙拉出人群，道：“谁是你爹？你是我祖宗！读书真把你读傻了怎么地，给我回家去。破案？破个姥姥！”小伙子说：“爹，我就是不信，咱大清国浩荡乾坤人才济济就没有一个狄仁杰？这些无能无德之官，就是该杀！杀得好！”“啪！”一个大嘴巴子盖在了小伙子脸上。

此刻，棉花胡同的王爷府客厅里也聚集了众多官员。大家也在窃窃私语，等待召见。

一个三品官说道：“说是皇上又要再派钦差？”

二品官道：“什么钦差，这是个死差，谁去谁死啊！”

一文官道：“钟大人，你这可是蛊惑人心，传出去可是死罪

2 尚方宝剑

啊。”

钟大人道：“杨大人若不顾老脸，上告无妨，此等死法也就死我一人，无碍。”

杨大人道：“照您这么说，汤州破案肯定无望，耽误钦命，还要殃及九族？”

众官面带紫色叹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与此同时，城郊一个破落的四合院里却相对平静些。这是个三套进的的大院落，院子极大。院门口挂着块牌匾，上书“待恩院”三字。这是那些在科考中得了功名，却始终没有机会补缺的无官份之人的住集之地。这会儿，一群老少书生们正蹲在角落里就着咸菜疙瘩喝着御赐米粥。有人说：“听说皇上又要下派钦差，吏部却无一人敢当，真正是一群酒囊饭袋！”话音未落，有人打断他，叹道：“此案不破实乃国耻啊，尔俸尔禄，民脂民膏，我们却在隔岸观火！”另一人道：“就是，上对不住皇恩，下对不住民信，尔等莫非天天在这里喝粥不成？”又一人道：“依我看汤州不过弹丸之地，如此明目张胆行盗，必是里应外合，岂能找不着蛛丝马迹？”大家正议论得高涨，独自坐在边上的一人却旁若无人一般，把粥喝得呼啦啦响。他叫潘安，生相粗愚，也是个补生。有一人指着潘安，讥笑道：“大国之耻就跟他无关一般，哼！”另一人感慨道：“与这种人为伍，真乃三生不幸也！”潘安却不理会，拿着喝空的碗，上下看着，发现碗沿上还剩一米粒，两指夹起，准确无误地将其抛入嘴中。众人摇头。一白发待恩老生看了，面带苦涩地哈哈大笑。

王府大厅众官还在那儿叽叽喳喳，门外，一官进来，急问：“王爷呢？”王府师爷张养浩这时走了出来，说：“王爷正在后院看过千金呢！”这个师爷生相清癯，一招一式有些仙风道骨，是王府的主要智囊。刚才询问的那官员道：“师爷呀，此等时刻，王爷怎

么还有这等心思？唉——”师爷反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”“李公公正往咱们王府来呢，这不等于阎王爷点名来了吗？”

后院里，小姐冷香正在舞剑，剑过风起，让人惊叹。丫鬟凤儿也举着一把剑学着小姐的样儿练着。只是没有小姐练得认真，边练边嘟囔着说：“小姐又读诗书又练剑法，老爷也真不怕累着自个的千金。”冷香接道：“女儿家粗识剑法，又知书礼，有什么不好！”

凤儿道：“小姐能文能武，只是苦了凤儿。”冷香道：“不要小孩心性，懂些书剑，连你也可做个好奴婢。”突然，身后传来掌声，王爷来到后院：“还是我闺女说的好，好女身，自然要有好本色！”凤儿跪下道：“都是凤儿杂嘴，得罪了老爷，真是该死。”王爷道：“你是偏袒小姐，本意不坏，起来。”冷香收剑，王爷看着红妆武扮的女儿可谓国色天香，抑制不住地欢喜道：“女儿过来！”冷香道：“见过阿玛！”王爷扶起道：“儿啊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明义，不要怪阿玛要求太严。”“阿玛苦心女儿知道，女儿已粗熟剑法，《四书》也已成诵，阿玛可以放心。”“阿玛近日有要事奔忙，恐怕不能像平时那样一日三次来看你了，你当好自照应自己。”冷香试图打探道：“阿玛，您说的可是扬州大案？”王爷怒道：“不可忘了规矩，这是你该问的吗！”冷香笑着：“女儿只是让阿玛您也保重。”王爷道：“好了，门外还等着一群大臣呢，阿玛走了。”

王爷府厅内。众官神色慌张，议论不休。“怎么办？”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“这贼也是，他妈的偷哪儿不好，偏偏偷这国库，我才又娶了一房小的，这不，好日子刚开始，本想开开心心，欢欢喜喜，祥和和地过几天，这下好了，如果钦差差到我头上了，别说过日子了，只怕脑袋都保不住了。”一个姓程的官员道：“想当年真是不该上吏部来啊。我玩着命，背下了全部的大清法典，本指望这辈子就吃它了，没想到……”一个姓刘的官员讥讽道：“程大

4 南方宝剑

人，背下大典正好，这次当差不是正好有个用场？”程大人以牙还牙道：“刘大人，扬州是你老家，熟门熟路，这差你去正合适，就算砍头，也是叶落归根哪！”邓大人怕他俩闹起来，岔开话题道：“咱大清有的是钱，两个小毛贼咋就把皇帝惹急了呢！”正说着，王爷走了出来。众人纷纷沉默，整个厅里忽然静了下来。王爷阴沉着脸，看着这厅里的人，扫扫这个，又盯盯那个，顿了顿道：“刚才还像个鸟市一般，比茶馆还茶馆，现在怎么了？都是来找本王爷求情、告假的吧？”众人一副可怜相，眼巴巴地看着王爷。

王爷指着程大人道：“你大清条律背得最顺溜，现在你倒是说说看，这案子该怎么办？”程跪下，连连道：“王爷，王爷，小的近来身体欠安，又逢老母重病……”王爷上前一把揪起：“身为大清重臣，怯难而跪，体统何在？”众官作揖道：“请王爷为我们身家性命作主啊！”

众官一起跪在了王爷面前。

王爷骂道：“你们这群东西，真是压马的肉墩，造粪的机器，草包饭桶大茶罐，一群废物点心草子糕！起来！”

大家都不肯起来：“王爷，还是让我们跪着吧，只求放下官们一马。”

王爷看大伙这样，就叹口气并怅然长叹：“世无贤臣良相，谁为圣上分愁解忧？可怜我大清国朗朗日月，荡荡乾坤，竟真无人堪担此任？平日里，本王爷对你们不薄，今天到了这骨节儿上，你们还不出出力？为了大清朝，起码也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吧。好了，好了，起来吧，都起来。圣上怒杀三人，还有可能怒杀十人，百人，真不知道下一把刀会落在你们当中谁的脖子上。”

师爷张养浩走过去拉着一官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！”王爷冷笑道：“你们就这样跪到天黑不成？”刘大人道：“只要王爷不在皇上面前举我当钦差，跪到明年都成。”

正说着，听外面传唤：“圣旨到，请王爷接旨。”

长廊内，冷香好奇地闻声过来，踮脚可见大厅里众官云集。凤儿小声道：“小姐，李公公来了，怕是又有什么急事？”冷香道：“是吗，那我们看看去。”凤儿道：“我可不敢，小姐你也别去，要是让老爷看见，又得吹胡子。”冷香道：“没事，我阿玛你还不知吗，也就嘴上说得凶，心善，对我不会怎么样？”

老太监李秀随声走进：“请王爷中厅接旨。”王爷和众官员面面相视，王爷跟着李秀进了中厅。众官员起来，大气不敢出，互相看着，都是满头冷汗。不一会儿功夫，王爷跟李秀出来了。其中一个认得李秀的官员，上前看看王爷，然后冲李秀小心问：“大总管，上边有什么新精神？”李秀答：“新精神？嘿，这词儿新鲜，你问有没有新精神？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秃疮——明摆着。怎么？王八瞅绿豆——大眼瞪小眼了吧？怎么不说话了？咋全成了鱼眼，死羊眼了？你们平常不都挺人才的吗？不全都是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吗？咋这关口全拉了稀了？”众官员叫苦不迭，纷纷围着李秀作揖道：“李公公救命，李公公救命。”李秀道：“圣上钦点，轮上谁是谁。”王爷道：“谁敢抗旨？本王爷立马办他！”众人一听，更是紧张得不得了。一老吏顿时吓得尿湿了裤子，像木偶一样呆立着。李秀走到他跟前，嗅了嗅说：“你就是那个吏部的程大律吧？”程道：“下官程焕东。”李秀说：“我听说你最近又娶了一房，还是个十五岁的小丫头，你可是老当益壮啊，今儿个是怎么了？还没到上菜市口问斩的份儿上呢，咋成这样了？竟敢拿咱王爷府当厕所，平日你不是言必说礼吗，今儿怎么了？全然没有了一点斯文？”程嗫嚅道：“李公公您的善心大伙都知，我也不绕圈子，小的花五千两银子图个不杀头？这官我不当了行不行？这顶子我不要了，不要了行不行？”李秀说：“这顶子是你说不要，就能不要了的？好你个程大律。”李秀突然一顿，“哎哟，这

6 尚方宝剑

屋子味儿真是够人闻的，我看你呀，也别叫个什么程大律了，还是叫他个程大粪吧。”程大律扑哧一声，跪倒在地：“叫什么都行，只要不当钦差。”说着他摘下官帽子就往地下甩。其他的官员也纷纷效仿，官帽子滚得满地皆是。王爷气极道：“让李公公笑话了不是，吏部就这么一群臭虫！”说着，冲几个大臣又踢又打，一把揪住那老吏的脖领子说，“光想贼吃没见贼挨打了，现在想甩官帽子晚了！”程大律道：“王爷息怒。李公公，我情愿再出五万两银子，求您把我这官帽子摘了吧！”众官吏都在说愿意倾家荡产，请求王爷放他们一马。”王爷咆哮道：“这次轮也该轮到你当钦差了。”李秀也道：“没错，放屁瞅别人——就是他了！”程大律一听，顿时口歪眼斜中了风，吓得昏死过去。王爷跺脚道：“瞅瞅这份出息。”李秀道：“王爷，圣上还在等着哩！”王爷无奈地欲跟李秀出门，想想又说：“公公照应着点儿，别跟皇上说这些，怪丢人的。”李秀笑着看看王爷说：“当然了，咱们谁跟谁呀。从小你就对我好。”

大厅后侧。冷香与凤儿在一旁的边门里看着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气。冷香道：“这类无才无能无赖之徒当官，真是误了国家大事。”王爷闻声看来，喝声：“谁在厅后私语？”冷香闻声牵着凤儿急忙择路而逃，留下一路脚步声。师爷道：“是格格她们！”李秀道：“原来是冷香格格，王爷何不带上她一同去见驾？”王爷道：“我与皇上议事她去做什么？再说，一会儿她还上国子监听书呢。”李秀道：“听书是个正事，那就不打搅了，不过王爷知道，圣上见了格格总是见了亲闺女一般十分高兴，什么样的烦事闹心事圣上也就放下了，前两日，圣上还正惦记着呢！”王爷释然，对师爷道：“那就告诉冷儿，找个皇上得闲的时间，进宫见过皇上便是。”

众人起身，齐刷刷退出了大厅：“谢王爷恩典。”

养心殿里，王爷觐见皇上。皇上拉他对弈。王爷却又谈起金库的失窃案道：“奕丰这几天真是睡不着吃不香啊。”皇帝道：“怎么了？还是金库失窃案的事？”王爷道：“吏部官员大多是尸位素餐之徒，实在是不堪重任。”皇帝道：“果真有那么严重吗？也怪了，你说朕为什么就吃得香也睡得着呢？”“皇上别拿我开心了。一看皇上的面容，奕丰就知道了。”皇帝正色道：“那依你看，这个案子应该如何办才好？”王爷思忖道：“能人都让皇兄派了镇边，是否可调一位道台或是某封疆大吏来办此事。”圣上笑道：“朕也知当今官吏多是无能之辈，不过若调遣一位封疆大吏来办此事，这动静恐怕实在是太大了！你不怕因此惊了天下百姓？”王爷道：“动静不大，只怕是没有人能破此案，您杀的那几个人在矮子堆里也都不算等闲之辈。”“朕以为此事急不得，三年都过来了，急也没用，得想点新办法。”“皇上又有了什么妙招？”“朕以为动静不要太大，办案人才，其实到处都有。我泱泱大清，岂能全是平庸之流？朕的意思是，若随便找一个无名小吏，此案或许反而可破。”王爷笑道：“无名小吏如何破案？”“朕赐他尚方宝剑。”“尚方宝剑固然至高无上，但如此圣物赐给一无名小辈恐有不妥……”“如何不妥？”“自古小人物办事……”“自古小人物办大事岂不多见？位卑德高，大事可成。”“那是书中传奇，皇上万不可信。”“这么说，你不信不赞同朕的这个想法了？”“皇上旨意，奕丰岂敢违抗。”“哎，现在不谈君臣，朕要听的是心里的真话。”“要说真话，我还真不太相信，如此一个案子，别人都不行，一个小人物却可办了它。”皇上兴致勃勃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今日朕可是与你打个赌怎么样？”说着他转身对站在身边的老太监李秀道：“李公公作个中人该是称职的吧。”王爷道：“皇上开玩笑开得大了，我真是不明白了。”皇上道：“打赌，打赌都不会吗？就像是咱们小时

8 尚方宝剑

候那样。”李秀道：“中人好做，只是不知圣上和王爷输个什么？”皇上道：“就像我们俩小时候一样，谁输了谁爬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，如何？”王爷道：“幼稚时是年少不更事，现在圣上是真龙天子，怎么可以……”皇上道：“我们是自家弟兄，又是关在这皇宫大院里，打嗝咳嗽的，怎能句句是金玉？有外人时我们是君臣，没外人时我们还是以兄弟相称嘛。近来朕时常想起当年你我兄弟二人亲如一人，不分长幼。父皇一去，我年长于你，刚刚登极，不曾想，遇着如此天灾人祸，朕急需你在此关键之时辅佐一番。记得小时候，每次你摔倒时，都是朕把你扶起，朕不扶你，你就赖在地上不肯起来；可若是朕摔倒在地呢，你就总是站在一旁看热闹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”李秀连连说：“是是，老奴清楚地记得哩，那时王爷就是显得比圣上聪明，脑子伶俐。”李秀刚说到这儿，又自知失嘴，忙自责：“老奴说得口滑，又在皇上面前胡言乱语了，该打！”皇上笑道：“朕喜欢你就喜欢在你这张嘴上——那是耗子啃唱本儿——满嘴都是戏词儿。”王爷道：“可是这学狗叫？”皇上道：“咱们就学狗叫！”王爷只好道：“狗叫就狗叫。只是不知这钦差选谁合适。”皇上笑止：“王爷和朕一起，到‘待恩院’选个小差如何？”王爷道：“待恩院内选小差，皇上可知待恩院内都是些无法受用的迂腐之辈。”皇上道：“这次，朕就要选一个迂腐的，谁像谁去。”王爷惊道：“皇兄此话可真？现在就去吗？”皇上道：“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！”

一辆普通马车朝城郊奔去。离“待恩院”不远的地方，马车戛然停住。皇上王爷下了车，和李秀一起，不带一个随从径直朝待恩院大门走去。突然间，一声雷响，李秀忙给皇上撑开一把伞，皇上却伸手挪开了。

“待恩院”内，喝完粥的老少候补官员正无事猫着，听雷声急忙站起。一伸手，果然有雨滴，有人抬头，乌云遮日，雨柱可见。

众人纷纷起身往回走。皇上和王爷来到门口，守门官慌忙跪地：“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微臣该死。”皇上嘘声道：“不可声张，带朕到院内偏房坐上便是。”守门官不知所以，看着李秀。李秀小声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前面带路？”守门官醒过来，急带路，推开一房门，房内格子窗上能看见院中那些候补官正不紧不慢往回走。皇上随王爷坐好，王爷道：“奕丰请问皇上，坐在这偏房之内，如何找到皇上所需的傻子？”皇上道：“咱就是换个花样。当面招考要么是自作聪明，要么是弄虚作假，那些把戏朕都看腻了。还不如按朕刚才说的，听天由命，先看个动静，点着谁是谁，也不枉天意，你说呢？”“此法无章可循，倒也新鲜，皇上英明。”正说着，又一个雷声，窗格上可见，院里的那些候补官员急忙跑了起来。一个个慌了神跑着去躲雨，十分狼狈的样子。皇帝和王爷看着，觉得可乐。皇帝道：“你看看这些个等候受封的人，平时都说能为朕上刀山，下火海，这一场雨朕就看出他们的狼狈来了，全然不顾斯文。”皇帝话说一半，突然停了下来。王爷发现，院当中有一个人引起了皇上的注意。

雨下得更大，场上只剩一人。这人戴一副镜片，本来就跑得有几分矜持，刚跑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，自言自语大声悔恨道：“君子临危不乱，如此仓皇奔跑，有失一个朝廷命官的威仪；我的老师常说，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一场雨竟然如此仓皇，不该，不该！君子犯了过失应该当下改正才是！”有人喊：“潘安，还不快跑几步，冒什么傻气！看把你的身上都淋湿了。”潘安没有往喊他的那边看，只是笑笑，全然不顾那雨，慢慢走着。

皇上看着这个叫潘安的人乐了，笑道：“看看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啊。”王爷睹此，乐了：“是得出来转转，冷不丁还真看着一个傻瓜蛋，也让咱俩乐而忘忧啊。”

皇帝看看王爷：“你真肯定他就是个傻瓜蛋？”“淋着大雨，全

然不知,还迈八字。圣上说他不是个傻瓜蛋又是什么?”“有时朕还真说不准谁比谁傻。”

这个叫潘安的全然不知自己已经在皇帝和王爷的视野中,他不紧不慌地冒雨返回刚才他起步奔跑的地方,步履安详地缓步再走,小八字步走得平平稳稳,身子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,神态仍是依然。在屋檐下躲雨的众补官哄笑不止。“潘安,你这是跟谁较劲呢?又没有人看着你。”潘安轻声对答:“古人说得好,苍天有眼。”“潘安,就是有眼看着你,你又能怎么样呢?现在是有人看着你,我们都在看着你,几十只眼睛都看着你,你又能怎么样呢?”潘安摇头:“君子一行,不是专为别人看的,是为自己心里踏实。”“瞧你脸上,身上,头上全是水了。”

偏房内,王爷大笑着对皇上道:“瞧那傻瓜蛋!”李秀道:“这叫放屁吹灯——各练一功!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,啥人都有!”皇上却一脸肃然地指着落汤鸡般依然在雨中安详踱步的潘安说:“就是他了!”王爷一愣,半天,说:“皇上的意思是……”皇上道:“钦差就是他了。”王爷正色道:“如此迂呆之人,怎能当钦差?果真如此,一准多个刀下鬼罢了!”

皇上道:“即使是个刀下鬼,朕也想知道这个迂呆之人能够活几天。”王爷道:“皇兄休怪我直言,这迂人脑袋如此不活络,怎么可能领受大任呢?”“朕看现在的官员不是迂,而是脑子都太活了。”王爷笑了:“圣上英明,就连说笑话都那么深刻。”李秀应道:“皇上是谁啊?皇上就是皇上啊。”皇帝脸忽然沉下来道:“朕听说现在有官员跑门路、使银子,为的是不想当这个钦差?”王爷看了眼李秀。李秀露出尴尬。王爷转移话题说:“如果这个呆子也不想当这个钦差怎么办?”皇上道:“那就由你去处理好了。朕就拿他当赌注了!让人带他来见驾。”王爷道:“皇上真打赌?”皇帝道:“就打这一回赌。”王爷哈哈大笑。有侍卫向李秀后面耳语,

言毕，李秀走近皇上，在一旁禀报皇上：“皇上，俄国公使瓦西里刚刚送来了几条纯种德国黑贝，皇上要不要现在亲自去看看去？”皇上兴致盎然，问李秀：“那公使叫什么？”李秀解释说：“叫瓦西里，‘瓦’就是泥瓦匠的‘瓦’，碎砖烂瓦的‘瓦’，‘西’就是西瓜的‘西’，‘里’嘛，就是里外不是人的‘里’。皇上听了大笑不止。王爷讨好地道：“听听外国人这些名字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上来了。”李秀在一旁有些不放心的，他看皇上正高兴，就问皇上：“圣上真的就看中刚才那个呆子了？”皇上道：“只要是朕看中的人，那还能有错？把刚才那人带到狗房去见驾。”

平场上，雨小了，李秀从偏房来到院前的廊下，看着只顾自己踱着方步刚走到廊下的潘安，然后走到他跟前，大声说：“何人漫步在此？”潘安并未回头看他。李秀大声道：“潘安接旨。”潘安被吓了一大跳。廊下待恩院众人也都吓得一大跳，大家面面相觑。李秀重复道：“潘安接旨。”潘安这才听明白了，忙跪下，见李手中空空，并未持旨。李秀道：“看什么，不知我李公公能口头传旨吗。告诉你，当今圣上要见你。”潘安一脸迷惘：“您一定是认错了人了。”李秀道：“小子，这么说吧，你的运气来了。”潘安没听清楚：“啥？说啥？”李秀道：“瞧，这个累劲的。怎么着，耳朵是摆设？”潘安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公公，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，一耳聋，一耳甚聪。”李秀疑惑：“一耳甚聪？看你一副呆像，这嘴巴子还挺灵。”王爷这时也走来。众肃立。王爷问潘安：“哪儿的人？”潘安却听不清楚说：“王爷，待学生侧过身来。”王爷有几分不悦，看着李秀道：“聋子？”李秀笑了：“一耳聋，一耳甚聪。”王爷乐道：“圣上这赌，还没开始呢，就输了。”李秀对王爷道：“瞧瞧找的这人！这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草棵里蹦的，到处都是人，可偏偏就寻了这么一个棒槌！”王爷对李秀说：“好，圣上选的人还能有错？李公公你再近前看看，也许这还是个瞎子！不过，

咱们不能让圣上打赌打输了，皇帝嘛，永远是英明的。”李秀道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潘安从一个耳朵眼儿里取出一团棉花道：“我都听见了哩。”李秀道：“哦，听见了？好好的耳朵塞什么棉花？”“我这只好耳朵这两天也有些不适，只得塞些棉花、上了点儿药。”李秀瞟着潘安说：“现在听清啦？那我可就宣旨了——潘安接旨——！”潘安一听，急忙扔了棉花扑通跪下。“待恩院”的人全愣在那儿了。李秀领着潘安走进廊下。李秀小声对王爷说：“我看这小子活不过十天！”王爷乐道：“又聋又傻的呆子，不好好在家猫着，来待恩院凑热闹，还后补什么官，这为官之道是好玩的啊？就看这个什么？叫个什么来着……潘，潘，潘……”李秀道：“潘安。”“还安呢，明天就该他不安了。”“后天，就该是彻底安了。”王爷道：“脑袋丢了，都不知道怎么丢的。”两人说完大笑。

狗房里，狗叫声不绝于耳。浑身湿淋淋的潘安等着面见皇上。正在看狗逗狗玩儿的皇上见王爷过来，就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王爷答：“潘安”。皇上笑道：“不是说叫尼古拉么，怎么德国狗叫了个咱大清国的名字？”一直在后面站着的潘安听到皇上叫他，就起身过来。潘安对皇上施礼道：“臣潘安叩见皇上。”皇上回头，这才注意到跪在他面前的潘安是一个人而非一条狗，于是大笑道：“你叫潘安，喔，原来还是个咱大清国的。”周围人都笑了，只有潘安不笑。圣上走出狗房，大家一起跟上。李秀走到潘安身边对他说：“圣上说了笑话，大家都笑，你为何不笑？你有几条命，找死啊？”潘安看看李秀，没有说话。李秀又道：我可怜你一个穷秀才，爹妈供你读书不容易，别胡里胡涂就死了，给你提个醒儿，说话要让皇上王爷高兴，懂吗？”潘安点头道：“多谢李公公指教。”皇帝问潘安：“看你手不灵、脚不敏，不知你有什么本事？”潘安跪着不说话。皇帝有点不悦：“聋子？你们……”李秀

说：“圣上，您得大点声儿，他只是有点耳背。”皇上怒道：“你怎么给朕找了个聋子？”王爷说：“圣上，这是您找的人呀！您看他在大雨里慢慢悠悠的，就点了他了。怕这也是天意吧？”皇帝道：“再怎么天意也不能把个聋子叫了来呀。”皇上问潘安：“你是不是这边的耳朵不好使，那你转过身来。”潘安转过身子，依然跪着不说话。皇上不快：“你分明是能听见朕的话呀，你居然敢不回答朕的问话？”潘安又沉默了片刻。气氛很是紧张。李秀也开始为潘安捏一把汗。大家都等待着皇帝发话。卫士已经把刀拔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潘安却不紧不慢地开始回答皇帝的話：“有道是——若是明君，万民拥戴，有口皆碑，这不用我说；若是昏君，千夫所指，万口皆骂，这我又不敢说！”皇上沉下脸：“那见了朕也不能装聋作哑呀，规矩没人教过你吗？”李秀急道：“山呼万岁呀！”潘安又不语。皇上看看那边拿刀的卫士说：“你只要喊朕一声万岁，朕就赐你黄金百两。”潘安道：“若是这样，皇上的百两黄金可就花得太冤枉了——皇上若是将这百两黄金送给灾区的百姓，救民于水火之中，百姓自会山呼万岁，而且那欢呼发自内心，一定会山摇地动。”皇上听了，大喜，问身边老太监李秀：“你看他说得怎么样？”李秀说：“谁知道他是不是尿壶镶金边儿，徒有一张好嘴儿呀？”皇上又问潘安：“对朕说说你的情况。”潘安道：“我八年前早已科举高中进士，可是我不肯花银子打点吏部官员，故而一直在‘待恩院’等官，已经等了八年了。”皇帝看看身边的王爷，故意逗潘安：“非得给吏部打点银子才能有官当吗？你是不是把朕的吏部说得太坏了？”潘安没有看站在一边脸色难看的王爷，说：“圣上若有闲，可以到吏部上上下下官吏的家中去看看，便会心知肚明。”王爷怒道：“大胆，圣上龙体，怎么能上我吏部的奴才家去？”李秀也有点着急，连忙走到潘安身边小声道：“你一个穷书生，怎么这么口无遮拦？张口就说到王爷头上？你

不要命了？”潘安笑了：“依微臣之见，圣上虽然龙体，却也能到吏部各户走走，春天来了，就当是春游吧。”皇帝猛地笑起来：“春游，词儿新鲜。”李秀看看王爷的脸色，但是他又看到皇帝笑了，也就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王爷却一脸严肃道：“这儿是宫里，不得无礼，让皇帝春游，也是你说的吗？”皇上乐道：“让他说，让他说，朕这些年，还没有见到过讲话这么直的人呢。朕还想小试一下你潘安的才华。”潘安忙说：“微臣谈不上有才，只是心中装着大清的律法。”皇帝一听又乐了：“我听说吏部有个程大律，现在又来了个潘大律。你们都喜欢说自己心中装着大清律法，可是朕听说那个程大律这次使了很多银子，就是不想当这个钦差。你呢？”潘安道：“微臣潘安报国无门，今日蒙圣上召见，心中只有一个想法。”“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？”潘安道：“按大清律法行事，不唯上，不唯亲，只唯法。”“朕听说下面许多地方的官吏徇私枉法，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？”“圣上是否可赐臣笔墨？”皇上一愣，皱皱眉头，停顿了一下，说：“笔墨伺候。”潘安挥笔写就一副对联。皇上接过念道：“上压下，层层加码，马到成功；下瞒上，层层加水，水到渠成。”皇上大笑道：妙，真是妙，朕给你加个横批如何，叫‘实话实说’。”潘安跪道：“奴才请皇上将此语写出送奴才。”皇上喝声：“取纸来！”李秀以背当桌，皇上果真信笔写下对联交与潘安。潘安郑重收藏起来，放到自己的怀中。王爷走过来对皇上耳语一番。皇上点点头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让他断个小案试试，依朕看，这也没什么不可。那就让他先去断一断那起‘蝗虫案’吧。”

次日，一个临时大堂内衙役齐呼，公堂上，潘安正在升堂审案。王爷布衣打扮在一旁看着。公人对潘安报道：“平原县令王二胡假报蝗灾，贿赂京官白云清，骗取朝廷赈灾白银十万两。东窗事发后，王二胡揭发白云清受贿白银五万两。”潘安深思道：